

—

从亳州出发，一路向南，过了淮河，景致渐渐变得不同，青绿色的稻田向远方绵延铺开，直至在水墨泼成的山下，天气并不十分晴朗，山顶的雾水拉扯着云朵，分不出彼此。时有一排排白墙灰瓦的二层小楼从车窗外掠过，我突然对住在里面的人，心生羡慕。

我自小皖北长大，见惯了一马平川的平原，羡慕所有生活在皖南的人，梯田层层叠叠曲折连绵，一望无际漫山遍野的碧竹，到了青阳，我定要深深深呼吸，多吸点负氧离子回来。

一路风景如画，清丽秀美，毫不夸张，随手一拍，都可以当电脑桌面。下榻朱备村的德懋堂民宿，纯山景房，躺在床上可以见山赏云，倾听鸟鸣虫唱。

出了门去，水田漠漠，越过绿树顶端，可看到九华山，连绵起伏的山尖尖，似调皮的孩童，只探出脑袋一角。山顶上的云，灰白相接，一小片一小团地缠绕在一起，云雾升腾，不似北方的云朵，大开大合，一大块一大堆地肆意而居。

沿着阡陌小路向远山走去，两旁皆是青绿泛黄的稻田，一阵风过，稻浪涛涛。

也偶有不种稻子的闲地，长满不知名的野草，间或有群居而生开着红色小花的辣蓼草，有水牛在慢悠悠地吃草，偶有鸟儿停在水牛背上，跳来跳去，水牛却毫不介意。后来才得知，这是牛椋鸟，以啄食水牛身上的寄生虫为生。世间生物，相助相亲，甚是有爱，我盯着它们看了好大一会儿，等牛椋鸟飞走了，我才懊恼竟然没有拍下这么和谐美好的一幕。

大概走了半个小时，远处的山仍在远处，看山跑死马，所言非虚。已到晚饭时间，山可以明天再爬，饭得按时吃。人活于世，好好吃饭尤为重要。

我特爱吃皖南的菜，清淡精致，分量不大，晚上吃也没有负担。所有食材，新鲜即美味。现在讲究绿色养生，真正的绿色蔬菜，是有鲜气的，连青菜梗里都带着丝丝的脆甜。

出了餐厅右拐拾级而上，是一方露天泳池，四周翠竹环绕，水面雾气缭绕。未等我看完标牌提示内容，同行的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孩，已经快速脱了鞋袜，赤脚穿着自己的衣服跳下去了。我惊呼，不冷吗？

已是深秋，山间寒气甚重。她答，冷啥，想玩就不怕冷。

到底是年轻啊，随时能掏出一把火，差着十多岁的年纪，我可不敢下。随后又见有人下去游泳，不至让她落单，我赶紧逃离，实在不愿在岸上喂蚊子，山上的蚊子个大，嘴毒，一咬一个大包，奇痒无比。真是奇怪，明明这么冷了，难道山里的蚊子更抗冻吗？

临回去时，有本地的朋友提醒，说山间夜路经常有蛇出没，草地里蜉蝣多，让我走大路回去，有路灯。好在离住处只有五分钟路程，我恨不得跑起来，不害怕是假的，脑海里却不合时宜地突然跳出来一句“我欲一挥手，谁人可相从”，这是李白送给时任青阳县令韦丛堪的诗，或许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”的谪仙人也如我一般胆小，顾不得夜景美不美，只想要一人相从。

二

到了青阳，陵阳是必去的。据说战国时期，屈原曾顺江而下，在陵阳驻足多年。青阳在西汉时始置县为陵阳，唐朝时才改制为青阳县。巧的是，青阳县辖有陵阳镇，且有着“富贵陵阳镇，风流谢家村”的美誉。

陵阳宗祠众多，印象最深的要数李氏宗祠，坐落在上章村的祖居里。宗祠老气横生，只有简介牌光鲜照人，给我和历史引路：李氏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，于清乾隆四十六年重建，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三进四合明堂，被誉为江南第一祠。

步入祠堂，首先要抬脚踏入一道高高的木质门槛，不禁感叹，“门槛高”在此被具象化了。门槛高，确实不好进是真的。进入祠堂，本能地肃然起敬，室内未开照明，却光线充足，顺着光源抬眼看到一个长方形天井，可见蓝天白云，难怪不觉压抑。皖南人家大都修有天井，可起到采光通风安防的作用，当然，亦可听雨观云赏星月。

往前走，木雕彩绘接连入目，栩栩如生，精巧秀美，连窗棂都雕满朵朵繁花。行至正厅左旁，墙上一大幅“义门李氏”宗谱主氏系很是显眼，最上方居然是渊公次子唐太宗李世民的。震惊之余，忍不住问旁边的讲解员，这“义门李氏”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后人吗？

讲解员说是啊，从始祖起，伯陵公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七世孙，曾为了躲避战乱，带

Q

月光城 散文

青阳一梦

王碧君

着其族人，自华山南麓迁居到宣州弦歌乡田段里，身行孝义，后被唐宣宗降旨表彰李伯陵家族为“义门李氏”。

去看唐太宗的遗训，第一句“为主贪必丧其国，为臣贪必亡其身”就感受颇深，人贪，必有失。从小我爸就常和我讲，不贪便宜就不会吃亏。如今诈骗方式五花八门，防不胜防，也正是我爸这句话，我从未上当受骗过，每次提及，甚至有点小小的自豪和骄傲。现在，我也经常把这话讲给孩子听。孩子看我的眼神，就像我此时仰望李氏宗祠的眼神。

家族是一个姓氏基因的延续，更是融于一代代血脉之中的家风。好的家风理应世代相传，教化后人，福泽社会，所以《大学》讲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且把齐家放在了第一位。

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，人类之所以比其他动物强大，也正是因为有人传承。

随着自媒体的崛起，铺天盖地的信息唾手可得。作为纸媒从业者，偶尔会怀疑自己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努力有没有意义？朋友喊聚会，我不是在忙，就是在忙的路上。经常会被懊糟：有啥好忙，现在报纸可有人看？

后来，在宁树藩故居，看到宁树藩先生为新闻事业奉献的一生，我想我找到了答案。伯陵曾说：书在、人在、国就在。中华文明重在传承，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人记载。李氏后人在上章村建宗祠记载，我在报纸上记载，殊途同归。

三

人对美的一切都会本能地心生喜爱，在陵阳，走的地方越多，喜爱愈浓。景美也罢，很多地名听起来就让人欢喜。李氏宗祠在黄萌岭下，而此行的最后一站，谢家村就在琉璃岭下。黄萌软糯可爱，琉璃晶莹剔透，光看字面就能让人想起种种美好之物。

谢家村是陵阳镇的千年古村落之一，也来头不小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诗句中的“王谢”就是王导和谢安，谢家村正是谢安后代的居住地。山水诗名家谢朓因寻访堂兄谢玄恺，也多次来过谢家村，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，提到谢朓，李白最喜欢他了，赞他“蓬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”，我笔拙，唯有多看几眼，在心底多欢喜一会了。

从谢氏祠堂出来，踏进小

街石巷，目光所及，青砖黛瓦，飞檐翘角，皆是古朴典雅微韵十足的建筑，墙体斑驳，墙脚布满青苔，处处充满厚重的历史感。漫步在这个古村落，所行之处，虽历经了1500多年，几经沧桑，皆被打理得干净整洁，连门前堆放的柴禾都被码放得整整齐齐，一早听闻南方人勤劳，这次实实在在地见识到了。

房前屋后，不时可以看到结有硕大的冬瓜，挂着的丝瓜及葫芦，生机盎然。作为一枚吃货，忍不住会想，若这些瓜果拿去做菜，定会格外美味吧，如若主人肯卖，真想采摘一些带回来，以解口腹之欲。

途中，还真见到一小院敞开着门，得到首肯后进入，看到院里的老奶奶正在粘鞋垫，代加工，忘了她说一双多少钱，只记得一天大概能挣个百十块。勤劳的人，老了也闲不住。老奶奶说，只要能动，就不想成为孩子的负担，自食其力，丰衣足食，真是位可爱又可敬的奶奶。

告别老奶奶，踏上了归程。现在的乡村，即使坐落山间，基础设施也都相当完善。路路平坦，路灯一应俱全。

宿回朱备镇，晚饭过后，不舍去睡，来都来了，连夜景也不能放过，犹记夜间山路有蛇虫，不敢走远，就和朋友到楼下的大路上站站。

我们背楼而立，眼前的土坡上是两棵参天大树，树干并排独立，枝叶却相拥相抱，应该是棵情侣树，借着民宿室内透出的微光，再看远一点，黑乎乎的山头已完全隐于黢黑的夜色中，虚实难辨，我知道那里有山，却看不到山。

抬头，满天繁星不请自来，或许是山里的夜特别黑，星星显得格外地亮。它们静静地挂在天上，或大或小，或远或近，皆和我们同频地眨着眼睛，相望无言，生怕破坏了这份静谧和美好。

夜风清冽，过往种种，仿佛被一吹而光。此时此刻，内心从未如此安宁轻松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也不用想，有多久没有这样放空自己了呢？

那天晚上，久被睡眠困扰的我睡得极好，还做了一个美梦：梦中，我移居到了青阳的一个小镇，在村口某处有个小院，养花种菜，闲时读书写字，累了就躺在摇椅上晒太阳，慢慢摇晃着哄自己小憩……

青阳一行，犹如一梦。是短暂且向往的梦，亦是厚重且轻盈的梦，更是清空心灵且收获满满的梦。